

■新作聚焦

陈启文长篇报告文学《命脉：中国水利调查》

将来我们喝什么？

□李朝全

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新著《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是一部厚重的大书，以洋洋洒洒60余万字的篇幅，全面深入调查和梳理了黄河、长江、淮河、海河、大运河、辽河和珠江7大水系的历史及现状，深刻反思了当下中国的水枯竭、水污染等水资源危机，对保持经济社会和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严重警示。可以说，这是一部立意高远、视野广阔、体量庞大、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大书。

水、阳光和空气是生命的三元素。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植物体内90%左右是水，人和其他动物体内70%是水。没有优质的、丰沛的水作保障，生命将面临严峻危机乃至灭顶之灾。《命脉》描写的正是水资源这个与我们每个人都生命攸关的主题。它通过详尽的描述展现了我国因为某些不科学的水利建设、滥采滥用、过度用水、水污染等所导致的水资源危机。不少地方，尤其是在那些大型城市和北方降水少缺水的地区，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都遇到了极大的压力。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我国今后的发展而言，水资源的缺乏可能是比石油等能源的缺乏更为严重的问题。作者陈启文站在水资源危机和国家安全的高度，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提出了水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认为科学的决策、科学的开发利用，对于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至关重要。同时，他又将水视为与血液同样重要的生命血脉的高度，从生命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水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水将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和人类的生存或毁灭的峻切问题。无论是从国家水资源安全还是人类生存或毁灭的高度，都足以洞见作者高远的立意。

水是最简单又是最复杂的物质。水资源主题，拥有无比丰富的内容。陈启文着重关注我国的水利建设，从开发利用水——主要是江河水的历史及现状入手，描写了与黄河、长江等7大水系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主题、场景或问题。该书的内容千头万绪，如何搜集素材、选材剪裁、谋篇布局，都考验着作者的采访和写作能力。因此，这是一次极高难度的写作。已有的涉及水资源、生态安全与保护主题的报告文学，如哲夫的《江河三部曲》《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分别聚焦3大河流，李林樱的《生存与毁灭》聚焦三江源生态状况，《啊，黄河……》描述黄河万里生态大灾难，徐刚的《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陈桂楼《淮河的警告》分别聚焦长江与淮河的生态问题，蒋巍的《渴》描述西部水匮乏与百县千村饮水工程建设等作品，大多描写对象比较单一，反映的范围比较有限。与这些作品不同，《命脉》可以说是将全国水利建设以及和水相关的生态环境主题全都纳入描述和表现视野，由此可见作者的远大抱负和可贵的社会担当。这种全景式的观照及描写，同时

也让读者认识到，本书所涉及的生态问题决然不是局部的、个别、暂时的问题，而是事关中国全境、发展全局、生存根本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命脉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命脉所系。它足以引起我们每一个关心国家和民族乃至自身未来生存的人高度警醒。

《命脉》一书视野宏阔。作者善于站高望远，从大局出发，从大处落笔，以7大江河水系珠串起中国广袤的土地。而这7大水系正犹如中华大地的7大血脉，穿行贯穿于祖国母亲之周身。陈启文借助长年累月在大地上的坚韧行走，考察、采访与水和水利相关的历史往事、当今现状和当事者、见证人，叙写的内容包罗了水利、灌溉、工业和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也包括了水电、航运、防洪抗旱、生态环保，既有对现状的观照，也有对历史的梳理。作者的叙述基本上是自己实地调查考察的路线、顺着江河的流向，追根溯源，从源头、上游开始，顺流而下，沿途讲述自己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讲述历史往事、古今巨变。如从黄河源头的历史入手，沿河而下，讲述龙羊峡电站、河套“三黄河”的灌溉工程、三门峡电站、小浪底水利枢纽，直到郑州花园口，追述当年抗战时期国民党炸毁花园口所带来的空前的生态灾难的历史，一直到黄河下游和入海口的湿地、盐碱地和垦利县对盐碱地的改造等。既有水利建设成功的案例，如历史上的都江堰、大运河、灵渠等著名工程，新中国成立后的小浪底工程，也有对一些失败案例的反思，如三门峡水电站由于错误的决策造成了至今还是不断为这一工程买单，以及随之而来的收支不平衡、巨大的移民问题等。书中涉及的许多水利工程，作者皆是持审慎的客观的评价态度，如引滦入津、引黄济津、三峡工程等。应该说，作者始终努力忠于事实，力图进行客观的公正的描述。

陈启文自2008年转向报告文学创作，此后，他特别注重在作品中进行深刻的现实反思，赋予其作品鲜明的政论性和思辨色彩。《南方冰雪报告》是对2008年初南方冰冻灾害的实地田野调查，并根据自己采访得来的事实对灾难展开了深入的思索。《共和国粮食报告》则警醒人们，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危与前景，严峻地提出了“谁在养活我们”的社会问题。《命脉》一书以历史、时间和地域为坐标，以生态状况及安危为权重，冷静、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水利开发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准确地反映出水利建设的得与失、利与弊，为将来的建设提供镜鉴，传达出作者深切的忧患。

首先，过度的、不合理的水利开采利用，造成了河流断流、下游供水不足、城乡用水危机，也造成了泥沙淤积、洪涝灾害。而缺乏环保监控的工业发展、大量污水排入江河则造成了严重的

水污染，于是，在某些河流和流域竟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恶劣状况。我国是一个贫水大国，30多年来，我国经济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活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对水资源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水资源的匮乏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将来我们喝什么？这绝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质问，而是一个理应引起亿万国人警惕和沉思的话题。

在缺水的地区，草场退化、干旱频仍，工农业用水、人畜用水紧张。于是出现了水的过度开采，包括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甚至将地下几百米的水都开采出来，喝光了子孙几代人的水，造成地面塌陷、生态恶化。另一方面，许许多多的人还在肆意地浪费或破坏宝贵的水资源，使本就紧缺的水变得愈加匮乏。于是，我们看到了西南大旱、洞庭湖大旱，八百里洞庭几乎缩减了一半、湖区荒草狂长、鼠患肆虐，我们看到了北京特大暴雨中，山洪暴发、道路淤塞。作者的描述是尖锐的，直刺当下水利的弊害，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命脉》一书内容宏富庞杂，贴近现实民生，思想厚重。“命脉”不仅仅指出水是生命的命脉、要害，更指出水是国家、民族的命脉，直接关联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及未来。在“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厄境下，将来我们喝什么？这声喝问来得无比的及时，也无比的震撼。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党和政府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开始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专力为水利而发，郑重提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明确指出水利关系农业、经济、生态乃至国家安全，开始对全国25条主要江河进行水量分配，并确定了“三条红线”的管理目标，即用水量总量、用水效率和人河湖排污总量。党的十八大响亮地提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要五位并举，将再造秀美河山、“美丽中国”的理念传遍了中华大地。

《命脉》一书以记事、反思为主，同时注意在记事中让人物立起来，描写了一批富于个性的小人物。如不屈不挠将千万身家全部投入水利的张庆利，用16年时间改造了10万亩盐碱地。淮河岸边临淮关水文站的记录员李岚，几十年风雨无阻进行水文监测，在她心里有着坚定的信念支撑：即便是不给工资她也要这么做，因为那也是为了顾自己的性命。北京暴雨中，密云县的李建民镇长，危难面前毫不退缩，确保了全体村民安然无恙，而他自己却倒下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类在与水交往的过程中，既得到了太多的教训，也汲取了有益的经验。水至柔又至刚，至弱又至强。我们敬畏水、善待水，就是在尊重自己、善待自己。《命脉》一书向我们发出了及时而尖厉的警告。这本书应该受到广泛的关注。

■短 评

“怨诽而不乱”的《驼囊》

□陈 辽

借读一年，交给通中一万五千块钱……总之，《驼囊》里的这些情节、故事，无不展示了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共同的心理。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理，应试教育不可能在中国畅通无阻。

尤其难得的，《驼囊》对应试教育何以在中国举国出现，还作了第三层次的艺术剖析。即市场经济占了主导地位、国家现代化进程加快后，反而促使应试教育更加通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管、高级工程师、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等等，都需要高学历。国家搞现代化，政府官员也要求高学历。在同样的条件下，家长也好，学生也好，教师也好，都“人往高处走”，以升学率衡量教学水平的高低。《驼囊》中的瘪蛋抵制应试教育，搞教学改革，他的实验班星期六不上课，讲课时尽量使用启发式。“他想要这个诚信共享教育，替代现在的应试教育机制，再去影响整个社会”；他要实现三个“尽可能”：“尽可能多的给学生经历和感知”，“尽可能的让他们(学生)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

诗性纪游 淡墨浓情

——《夔门秋色》随想

□张同吾

定、生活祥和。在他眼中，《南天门》是“南天有石下凡尘，携云高耸立天门。千年香火横峦雾，万山松涛和龙吟”，他认为，佛在心中便能佛化祥云，“朝霞乍作佛光照，夕阳总与大气行。若把玄机当常事，人生苦乐皆自心”。肖敏的哲学理念是在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暂时与永恒相转化的奥秘中，含融对绝对化的否定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雪玉洞》中，他说：“窈窕玉女深宫静，界外红尘何时通。阴阳有路随意走，美到绝处已成空”。有些篇什往往含蕴历史感，如《古罗马剧场遗址》：“颓垣废墟也辉煌，犹遣天籁绕残窗。眼前现实何须叹，遥想曾经倾国伤”，“只怪当年战马疾，踏破苍声过沧桑”；还有有些篇什是对现实的思考，面对《大足石刻》，他想到“苍生普渡犹未了，黎民苦航亦常偏”，“眼下过客千千万，只识日月不识天”，以其忧思意识表现出诗人良知。

《夔门秋色》中大多是格律诗，也大体音

■创作谈

当我又一次出发时，一位风头正健的青年作家疑惑地问我，为什么要写报告文学？

我能感觉到他的惋惜，他的一片好心我也理解，一个正在走向天命的人，应该抓紧时间写几部属于自己的作品，譬如说潜心创作几部长篇小说，这才是文学的正途与大道。而报告文学，在很多人眼里并不是纯文学。必须承认，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是一个职业虚构者，我也更愿意生活在虚构之中。但在我从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有越来越多的东西逼着我直面绝对不能虚构的现实。当我眼睁睁地看着离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干涸，离我最近的一条大河正在散发出刺鼻的味道，而这是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要喝的水时，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

一个优秀的作家，重要的是走进自己的内心。对于文学，这的确是一个真理，但我却只能越走越远。

在所有的写作中，报告文学是最苦的创作、难度最大的写作，也是最吃力不讨好而且充满了风险的写作。从2008年到现在，我几乎一直在江湖中奔波。在这如苦行僧般的跋涉中，我时常想起几位令我肃然起敬的先辈，司马迁、郦道元和徐霞客。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无疑是走得最远的，我抵达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他们飘拂而又远逝的身影。同他们相比，我已经够幸运了。我如今用3年时间走过的地方，在那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他们也许要用30年甚至穷尽一生的时间。我时常想，这些人又为什么不好好在家里待着，却要这般的餐风露宿地苦行呢？而他们所处的时代，时刻都会遭遇虎狼等凶猛的野兽，还有多少杀人越货的强盗。“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太史公此言多少有些豪放浪漫，而这样的跋涉是绝对的苦行，绝不是游山玩水。哪怕到了今天，很多地方的凶险程度依然是致命的，也是我难以抵达、无法逾越的大限。

3年来，就在我奔波于江湖之中时，中国接连遭受一次次“极端”、“反常”、“罕见”的自然灾害的重创，如2009年北方7省市大旱、2010年中西南干旱和2011年长江中下游秋冬春跨季节连旱，还有各地频发的暴雨洪灾，这些极为罕见而又异常惨烈的灾害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也引发了无数人的反思和追问，甚至是世界性焦虑。而我也一次次抵达这些灾难的现场，把这一切切实地记录下来。然而，对一个诚实的报告文学写作者，麻烦又实在在所难免。你不找麻烦，麻烦也会找上你。直到此时我才深刻地体验到，报告文学写作者其实是最孤独的写作者。到头来，事实往往成为保护一个诚实的报告文学写作者的最后盾牌。

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的辛酸与苦楚，个

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

□陈启文

中滋味惟有寸心知。在接连写出几部题材重大、又与我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报告文学后，我发现越是题材重大、越是关注民生的报告文学，越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又让我下意识地想，难道我们对这种关注民生、关注我们最基本生存问题的所谓“重大题材”真的关注够了吗？客观公正的报告文学之所以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只能说我们对报告文学的评价体系以至于我们的价值观本身已失去了最基本的公正，甚至发生了致命的倾斜。而在这种倾斜的状态下，恪守所谓公正的立场是多么难，要恪守独立调查、独立思考的立场又有多么难。我深知自己只是人微言轻的一个小民，虽是小民，却又从未忘记我们这个国度是“人民共和国”，我也是共和国的一个公民。而在叙述方式上，我几乎没有选择，我的叙述只能随着河流而推进，在对流水的追溯中一点一滴地慢慢建立。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河流的决定。我不能违拗河流的意志，一如谁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

从一开始，我想要写的就并非是一部关于中华江河水系的族谱和传记，也不是为中国水利立德、

立言、立传，更不是关于河流长度、落差、流量、流速的说明文，事实上，这都是无法用精确的数字去描述的，只能是粗略的估算和大概的数字，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之中。还有一条河的源头到底在哪儿，又该从哪儿算起？这哪里有什么不确定的东西。若要看清中国的江湖，大致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种是按时间顺序，上下五千年，一直追溯下来；一种是从北到南或从西到东，一路走过来。然而，无论哪种方式都无法超越时空，时空中又有太多的错位和倒置；由于人工河流与自然水系交织在一起，河流水系的历史变迁又与眼前的现实纠缠在一起，时空交错，人与自然交错、历史变幻莫测，河流水系更加变幻莫测。要把一条河流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看清楚，而且要清楚地描述出来，最好的方式还是像司马迁、徐霞客、郦道元那样，脚踏实地的、尽可能以最接近自然、抵达现场的方式去感知它。这既是最艰险的一种方式，也同样充满了人类的局限，甚至是大限。以人类占有时空的短暂和渺小，事实上永远无法把一条河流的真相全部揭示出来，借用一句话，每一滴水都“凝聚着民族精神生活最重要也最痛苦的信息”。

这是我不惑之年到天命之年完成的第3部长篇报告文学，但愿我写出的是一部真正可以被定为报告文学的作品，也惟愿它至少能作为一部当代水利的社会记录和民间档案而留给历史。如果这样，在我的天命之年，我也终于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教改实验期间，他全心全意、尽心尽力，最后却因快到退休年龄而提前退居二线。瘪蛋正直、正直，有创新意识，敢于反潮流，同时又是好父亲、好丈夫。通过这个与众不同而革新者形象，展现了作者对应试教育的思考。此外，书中的其他人物，无论是老匹、倪院土、喻大人，还是“偶”、小虹姐、绿梅、唐僧、羊二、空空道人等等，无不个性独特、栩栩如生。可以说，《驼囊》的“意识到的历史的内容”是和艺术形象统一在一起的。

恩格斯指出：“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中国的更加现代化，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学而优则仕”的共同文化心理将逐渐衰亡，应试教育终究会在将来终结。对此，《驼囊》作者是有信心的。小说虽然对应试教育作了艺术剖析和批判，但它“怨诽而不乱”，既显示了应试教育是各种“合力”发展结果的“合理性”，又表现了对应试教育的理性批判。

此外，《驼囊》还采用俗语评话的优长，瘪蛋、老匹、喻大人等人的故事是“话”；长篇中的“我”的诉说是“评”，“评”、“话”结合，可读性很强。不过，在“评”、“话”过程中，“评”有时显得拖沓、枝蔓。

指今人按古典诗词的格律、表现程式和美学范式创作的诗词，而古典诗词是我国独有的文化瑰宝，它不仅体现了诗的本质，而且凸显了以声律、韵律和联律为三要素的语言音韵美。以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的意境美，以均齐和错落相统一的形式美。写好旧体诗词，首先要求语言精湛、熨帖、圆融。古典诗词经千年磨礱炉火纯青，已形成稳定的语言结构，今人不可生造语汇。进而要求要有韵味，韵者意韵、情韵、气韵、神韵也，绝非能合辙押韵而已。古人认为写诗“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流，无韵则枯；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然后指教我们“物色在于点染，意志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气势在于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陆时雍：《诗境总论》）。旧体诗和新体诗都要体现诗的本质和诗的审美特征，诗之上品还需要同新的审美发现，古人云写诗要“以命意为主，命意不凡，虽气格不高，亦所不废。意无可采，虽工弗尚。所谓宁为有暇玉，勿为无暇石”（钱木菴：《唐音审体》）。这是指摆脱平泛化和类型化，体现审美个性。如是之说，愿与肖敏和所有诗爱好者共勉。

■看小说

东西《蹲下时看到了什么》
坚硬的习惯

一个人的习惯常常会对另一个人的习惯造成破坏，张五从“习惯”中得到方便甚至享受，却给别人带来了不便。东西在《蹲下时看到了什么》（《花城》2013年第2期）中，看到了“习惯”的顽固和顽劣，也看到了习惯和不便之间两败俱伤的激烈交战。

张五习惯每天清晨起床时在自家门前的猪圈上“撒蹲”，因为这时候没有遮挡，空气清新，也没有过往行人，可以“放心地裸露”。然而，这个令他无比惬意的、坚持了30多年的习惯却突然间被打破：侄女张鲜花去赶街、牌友刘青岗去借钱、邻居王冬夫妻打架……他的“早课”一次次被干扰，这不仅破坏了他的美妙享受，更影响了他一整天的心情，彻底打乱了他的生物钟。为了维护早蹲的“权益”，张五想尽了办法：搭席片遮挡、钻树林，但都没能解决问题。惟一的办法就是修改村人从他家门前走路习惯。为此，他推倒了自家的厢房，制造出“施工现场”，逼迫大家绕道。最终，他的习惯和村人的习惯也分出胜负来。小说举重若轻、内涵丰富，情节层层递进，人物夸张喜感，在写实中凸显荒诞，并且巧妙地融入了当代语境之下特殊的“冷”幽默，令人会心、耐人寻味。

马拉《广厦无根》
“创意”生活的虚妄与荒诞

《广厦无根》（《小说界》2013年第3期）借一个楼盘的营销“创意”和一棵“树神”的“归天”，以不无荒诞色彩的情节演进，写出了世道人心的“奇观”。

房产开发商马钱为了他的“天一居”能卖出大价钱，听从“风水大师”张道一的高招，举办了一场“寻找海城风水最好的楼盘”的评选活动，并交由公司策划总监马林操办。马林来自滇西高原的小村庄，因买不起房子和相处多年的女友分手。为了在评选活动中夺魁，他们必须在小区内种上一棵全城最大的“风水树”。马林陪着他的老板马钱回到老家，买下村里的“千年树神”移栽到了小区的广场上。涉世未深的马林尚且保留了一丝敬畏之心：“看到那棵树，马林的眼泪就下来了。他觉得他的根被斩断了，这棵活了千年的树，也跟着他流浪在异乡的土壤上。”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都遂了他们的愿：天一居的均价定为6800元，创下了海城的新高，且供不应求。马钱赚了钱，马林也得了一笔奖金，并用优惠价买到一套住房，彻底告别了无房的窘境。然而没过多久，“树神”却濒临死亡。但这并不能挡住马钱的“财路”——他把死去的树子做成了骨灰盒高价出售。在拜金主义盛行的商品经济时代，形式大于内容，“品牌效应”大过实用价值，“创意”等同于炒作——这荒诞的“真理”早已渗透并主宰了我们的生活，迷恋“风水”的又岂止那些肯出高价钱的购房者？

（刘凤阳）